

## 金庸小說中的「殘缺」敘事——以《神鵰俠侶》為例

吳子呈<sup>1</sup>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 摘要

金庸武俠為華人小說中廣受討論且歷久不衰之作品，其改編影視作品亦有多個版本，金庸小說為何能在許多小說當中脫穎而處佔有歷史上不可忽視地位，在於其筆下刻畫人物鮮明且各成典型，更為關鍵的在為其作品張力鮮明，而這樣的張力是透過許多元素反踏性的重複技巧所構成，筆者將此元素稱為殘缺，而將此元素體現於文本當中則成為殘缺敘事以及殘缺敘述，透過這樣的框架分析金庸小說中張力如何營造而出，以及營造而出的結構為何，為本論文著重討論之重點。

**關鍵詞：**金庸、神鵰俠侶、敘事

---

<sup>1</sup>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班一年級



## 一、前言

金庸小說於華人圈一直以來熱度不減，其筆下刻畫出的人物各有其面貌且人物性格立體自成為一典型，《神鵰俠侶》主要講述楊過與小龍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在描述愛情上耐人尋味，且在武打的描述上其描述的節奏感以及張力的營造十分出色，在這樣的基礎之下奠定了金庸武俠小說在華人世界不斷的討論，並且翻拍成許多電視劇以及電影，近日射鵰英雄傳更翻譯成英文出版。本文選取金庸《神鵰俠侶》第四版，原由為第四版與前三版相較而言更改部分較多，且在藝術技巧上言之，其更改顯然是基於藝術的考量，如於舊版金輪法王的性格較為扁平，在初版時金輪法王被打造成絕對的惡人，擄走郭襄只為逼迫郭靖投降，雖有心將其收為徒弟但最後依然放火欲使郭襄致死，在舊版當中金輪法王死因為被楊過打傷踢下高臺，又被身披軟蝟甲的老頑童按住，壓死在火柱之下，而在新版第四版時金輪法王變成要救郭襄而送上性命，此處顯然為藝術上的調整，將人物由扁平刻劃的更為立體，舊版金輪法王只有單純惡人的一面，而在新版的修改當中使人看見金輪法王身而為人的善面。因此基於藝術的考量以及分析的深廣度，本文所選版本為金庸新修第四版，為了能有系統性地分析金庸小說中的張力型態，在此筆者提出殘缺敘事這一概念來進行分析，在此殘缺所定義為構成文本閱讀中產生張力的元素，如楊過的性格或武學上的缺陷，或者如楊過斷手後其斷手處亦成為武鬥過程當中的一殘缺元素，本文將針對張力是如何透過殘缺型態營造而出，並解析金庸敘事層面上營造張力的手法。進行討論前首先須釐清敘事與敘述之差別，在此筆者將兩者的關係置於相對關係當中闡釋，敘事為文本整體的架構，而敘述則為文本架構如何進行展現，合觀而言敘述較像表現架構的手法，敘事則為文本整體的結構，且結構需透過某種敘述型態表現。

## 二、殘缺敘述之張力型態

殘缺敘述張力型態指的是在描寫的過程當中是如何透過殘缺元素帶來張力效應，在《神鵰俠侶》當中殘缺為製造張力的手段之一，起先將角色置入一處於相對弱勢的語境當中，並於故事當中使其逐漸獲得力量從而抗衡原先與其對立的單位，進而抗衡最後超越。如楊過於桃花島上與武氏兄弟武學上的差異，桃花島時期的楊過與武氏兄弟相比而言完全屬於弱勢，楊過年紀雖比武氏兄弟大一兩歲左右，然而武學卻完全屬於弱勢，在此段楊過的殘缺元素有年紀與武學，單論年紀應比武氏兄弟更有優勢，然而卻在武學上的造詣不比兄弟倆，就楊過心理層面上而言輸給小自己兩歲的武氏兄弟倆是十分壓抑的，而因閱讀時讀者的帶入效應<sup>2</sup>，進而使讀者感受到張力效果，如文內所述：

<sup>2</sup>帶入效應為閱讀小說時讀者將自身帶入與敘述的主要對象的心理現象，屬於閱讀層面的討論，與本論文討論主題不符，因而不深入探討。



楊過雖比二人大了一兩歲，但雙拳難敵四手，武氏兄弟又練過上乘武功，楊過卻只跟穆念慈學過一些粗淺武功，不是二人對手，當下咬住牙關挨打，哼也不哼。武敦儒道：“你討饒就放你。”楊過罵道：“放屁！”武修文砰砰兩下，又打了他兩拳。郭芙在旁見武氏兄弟為她出氣，只哭了幾聲便即止哭，很是開心。<sup>3</sup>

由此可見於桃花島時楊過時常遭受郭芙以及武氏兄弟的欺壓，前者仗著父母尤其母親因對楊康有先入為主看法而對其兒子楊過同樣抱持著疑心，後者則為討好郭芙而處處跟楊過作對，並時常仗著武學上的優勢欺壓楊過。楊過不會武功這方面就成為了敘述上的殘缺，這種殘缺造成楊過被武氏兄弟等壓制，而在之後楊過又還擊給武氏兄弟，如文中：

武氏兄弟見到這條花紋斑斕的死蛇，齊聲驚呼。楊過乘機翻身，回手狠狠一拳，只打得武敦儒鼻流鮮血，當即爬起身來，發足便逃。武氏兄弟大怒，隨後追去。郭芙要看熱鬧，連聲叫喚：“捉住他，捉住他！”在後追趕。楊過奔了一陣，一回頭，只見武敦儒滿臉鮮血，模樣甚是狠惡，心知若是給兩兄弟捉住了，那一頓飽打必比適才更是厲害，當下不住足的奔向試劍峰山腳，直向峰上爬去。<sup>4</sup>

此處楊過對武敦儒的還擊在張力的拉扯上到了抗衡的階段，在這邊楊過不會武功受到欺壓的殘缺推展到了與其反向勢力拉扯抗衡的程度，直到後來楊過將武修文打暈後才正式達到超越，如下文：

楊過眼睛口鼻中全是沙粒，登時無法呼吸，又過片刻，全身如欲爆裂。武敦儒雙手用力按住他頭，武修文騎在他頭頸之中，楊過始終掙扎不脫，窒悶難當之際，這些日子來所練歐陽鋒傳授的內力突然崩湧，只覺丹田中一股熱氣激升而上，不知如何，全身驀然間精力充沛，他猛躍而起，眼睛也不及睜開，雙掌便推了出去。這一下正中武修文的小腹，武修文“啊”的一聲大叫，仰跌在地，登時暈了過去。<sup>5</sup>

此段結束後楊過便離開桃花島被送往全真教，在桃花島的部分可以整理出楊過從一開始受到武氏兄弟欺壓到最後無意間使出蛤蟆功重創武修文，正符合先前架設所架設造成張力完整過程殘缺→抗衡→超越。殘缺為前段第一段引文而抗衡則為第二段，第三段則為超越，最後因楊過將武修文打傷，先前敘述上所累積的

<sup>3</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86頁。

<sup>4</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86頁。

<sup>5</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96頁。



壓抑得到抗衡與釋放，因此張力便於敘述的最後得到展現。同樣手法於後段的全真教當中亦有相同模式，如文本中：

鹿清篤巴不得有這句話，立時幌身擋在楊過前面，左掌虛拍，楊過向右一躲，鹿清篤右掌打出，這一掌“虎門手”勁力不小，砰的一響，正中楊過胸口。若非楊過已習得白駝山內功，非當場口噴鮮血不可，饒是如此，也是胸前疼痛不堪，臉如白紙。鹿清篤見一掌打他不倒，也是暗自詫異，右拳又擊他面門。楊過伸臂招架，苦在他不明拳理，竟不會最尋常的拆解之法。鹿清篤右拳斜引，左拳疾出，又是砰的一響，打中他小腹。楊過痛得彎下了腰。鹿清篤竟然下手不容情，右掌掌緣猛斬而下，正中項頸。他滿擬這一斬對準要害，要他立時暈倒，以報昔日之仇，那知楊過身子幌了幾下，死命挺住，仍不跌倒，只是頭腦昏眩，已全無還手之力。崔志方此時已知他確是不會武功，叫道：“清篤，住手！”鹿清篤向楊過道：“臭小子，你服了我麼？”楊過罵道：“賊道士，終有一日要殺了你！”鹿清篤大怒，兩拳連擊，都打在他的鼻樑之上。<sup>6</sup>

此段為楊過受鹿清篤欺侮，這時楊過尚未學會完整的武功呈現一面倒情勢屬於敘述上殘缺的部分，此處的壓迫成為後段敘述超越上的底基<sup>7</sup>，此段落之後楊過情急之下無意間使出歐陽鋒傳授的蛤蟆功如前述桃花島般，如文中所述：

楊過被毆得昏天黑地，搖搖幌幌的就要跌倒，不知怎地，忽然間一股熱氣從丹田中直沖上來，眼見鹿清篤第三拳又向面門擊至，閃無可閃，避無可避，自然而然的雙腿一彎，口中閣的一聲叫喝，手掌推出，正中鹿清篤小腹。但見他一個胖大身軀突然平平飛出，騰的一響，塵土飛揚，跌在丈許之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再也不動。楊過於這蛤蟆功的內功原本不會使用，只是在危急拚命之際，自然而然的迸發，第一次在桃花島上擊暈了武修文，相隔數月，內力又已大了不少，而他心中對鹿清篤的憎恨，更非對武氏兄弟之可比，勁由心生，竟將他打得直飛出去。只聽得眾道士亂叫：“啊啲，不好，死了！”“沒氣啦，准是震碎了內臟！”“快稟報掌教祖師。”楊過心知已闖下了大禍，昏亂中不及細想，掌下撒腿便奔。<sup>8</sup>

此處在整體而言屬於抗衡，主角受到壓迫後進入到抗衡階段，而原先所遇困境稍加抗衡並不屬於超越範疇。

<sup>6</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162頁。

<sup>7</sup>在前述殘缺→抗衡→超越中殘缺對於超越存在一種累積效能，在殘缺上受到壓迫的比例將影響之後超越後所帶來的張力效果。

<sup>8</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162頁。





當此之時，甄志丙只得撒劍回掌，並手橫胸，急擋一招，只是手臂彎得太內，已難以發勁，總算楊過功力不深，未能將他雙臂立時折斷，但也已震得他胸口劇痛，兩臂酸麻，急忙倒退三步，過氣護住胸前要穴。趙志敬已乘機跳起身來。楊過雙劍在手，向二人攻去。趙甄二人數招之間，被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年殺得手忙腳亂，都是既驚且怒，再也不敢大意。<sup>9</sup>

上述之段落為楊過於全真教階段的超越，從先前不會武功遭遇鹿清篤毆打至情急之下使出蛤蟆功，到最後居住古墓與小龍女學習武學爾後將趙甄二人擊潰，全段可分為殘缺、抗衡與超越三個階段。由此兩段可發現營造出張力效果的方法，金庸於文本當中的每個階段性都安排了殘缺至超越的過程，這過程不斷的重複以組合成一完整的故事，且《神鵰俠侶》當中基本上圍繞著這殘缺至超越的原則性存在。如故事後半部楊過斷手之後與金輪法王對決時，金輪法王不斷的朝楊過斷手處進攻，使楊過於對決當中因肢體的殘缺處於弱勢，再者如楊過斷手後再次遇見獨孤求敗的神鵰，神雕帶領楊過前去劍塚，楊過見到劍塚時描述如下：

他好奇心起：“何以劍亦有塚？難道是獨孤前輩折斷了愛劍，埋葬在這？”走近峭壁，但見石壁草木不生，光禿禿的實無可容手足之處，不知當年那人如何攀援上去。瞧了半天，越看越是神往，心想他亦是人，怎能爬到這般的高處，想來必定另有妙法，倘若真的憑藉武功硬爬上去，那直是匪夷所思了。<sup>10</sup>

楊過思索著自身斷臂攀爬不便，但憑著好勝心硬是往上攀爬而去，歷盡辛苦後總算爬至劍塚當前。這段於文本當中則屬楊過斷手後的殘缺描述，藉由描述楊過斷手後萬事不便，先前可輕而易舉爬上的大石，如今都得嘗試多次才能找到訣竅。在這樣的描述語境當中楊過自然處於一弱勢的型態。楊過斷手後屬於殘缺直至與神雕對練並取得玄鐵重劍於浪中練劍後才屬於抗衡階段，超越的部分則為楊過於多年後江湖上稱其為「神雕大俠」時才屬於超越，而此部分則為殘缺敘事層面的問題，將於下一節進行更深層的討論。總結殘缺敘述的型態，於文本當中營造出殘缺的元素同時可能並存多個，如年紀、武學、性格等，且各元素需合觀方能解讀出文本段落正確的意義，若單就一元素討論則難免落於斷章取義，如桃花島楊過雖比武氏兄弟年紀更大，然而這並非優勢，需帶入武學合併討論才能看出年紀屬於殘缺元素，進而深入解讀楊過心理層面上的壓抑與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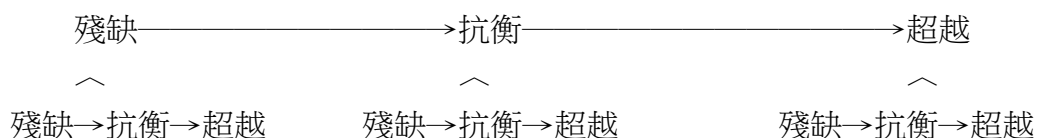
<sup>9</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240頁。

<sup>10</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1111頁。



### 三、殘缺敘事之張力效應

本章討論內容為殘缺敘事的張力效應，筆者將《神鵰俠侶》敘事結構分為殘缺、抗衡、超越三大部分討論，且每一大部分內亦包含著殘缺、抗衡、超越三個小部分<sup>11</sup>，如下圖所示。



殘缺的結構底下亦可將其分為三個敘事單元，三個敘事單元合起來則屬於大結構中的殘缺敘事，而剩餘兩者同樣具有如此結構，以下將分為三小節個別討論殘缺、抗衡以及超越階段。

#### (一) 殘缺階段

《神鵰俠侶》結構上從故事開始至進入古墓前屬於殘缺階段，因楊過習得武功之前於故事當中屬於相當被動的狀態，並無能力主張亦或左右事件，如一開始受全真教師兄弟追趕躲至古墓內，後隨孫婆婆送解藥回全真教，其中所遭遇武鬥或決定都任由旁人擺布，在此階段楊過的殘缺元素有武學方面、身世方面二元素，武學因楊過並未系統性的受到武學傳承，所遇師父都因其性格而不受其武功，直至與小龍女學習武功其武學才總算得到系統性傳承。

身世方面因楊過父母自幼便死去，因此便獨自生活，因其身世背景的緣故，其處於一缺乏家人關愛的環境中成長，以至於後來遇見歐陽鋒即便此人瘋癲依舊打從心底認其為義父。在這樣的身世背景之下其行事風格出發點自然以自身為出發，因此在故事當中其行為與郭靖剛正不阿的性格相比顯得亦正亦邪。在殘缺階段所鋪層之殘缺元素都將作為楊過於日後所需超越的目標，

#### (二) 抗衡階段

《神鵰俠侶》結構當中著墨最多的部分為抗衡階段，楊過離開古墓至成為神雕大俠前都屬於抗衡階段，在楊過尚未離開古墓涉入江湖前，其所追求的僅僅為家人的關愛，如歐陽鋒要其認自己為義父，便教受他武功，因其視己如親的關愛，

<sup>11</sup>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提出將故事分為平衡→不平衡→平衡與不平衡→平衡→不平衡兩種敘事結構，與筆者提出架構不同在於其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處於極相似的關係，然而從表面來看難以分辨差異，而筆者所提出架構於定義上將文本分為殘缺，抗衡與超越試圖建構一架構闡釋文本的張力與階段差異性。托多洛夫：《散文詩學，敘事研究論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出版，59頁。



雖楊過心中明白此人瘋癲不可靠，但依舊將其視為義父，並在郭靖與他相鬥時心中最為關心的依然是歐陽鋒。另外在受趙志敬追殺闖入林內遇見孫婆婆，楊過因孫婆婆對他溫柔，使其原本緊繃的心受到孫婆婆視己如親的關愛而放鬆，如文中述：

那醜臉老婦柔聲問道：“好孩子，你師父是誰？”楊過已好久沒聽到這般溫和關切的聲音，胸間一熱，不禁放聲大哭起來。那老婦左手握住他手，也不出言勸慰，只是臉含微笑，側頭望著他，目光中充滿愛憐之色，右手輕拍他背心；待他哭了一陣，才道：“你好些了嗎？”楊過聽那老婦語音慈和，忍不住又哭了起來。那老婦拿手帕給他拭淚，安慰道：“乖孩子，別哭，別哭，過一會身上就不痛啦。”她越是勸慰，楊過越是哭得傷心。

12

楊婆婆與楊過先前雖未認識，只因偶然見到楊過被趙志敬追趕，便驅使玉峰將趙志敬打退，在這樣單純的動機之下楊過感受到先前鮮少得到的關愛，直到與小龍女離開古墓進入江湖為止，而之所以將離開古墓至成為神雕大俠前視為抗衡，一方面因楊過在此階段受到了正統的武學傳承，一方面則因與小龍女一同走出古墓，比先前一直孤身在外生活多了一個陪伴，並且此階段中楊過於古墓所獲得的元素為日後於武林間闖蕩重要的依據，因此將這個單元視為抗衡階段的開始。在抗衡此階段裡楊過所要抵抗的主要目標於文本當中有**世俗的禮教與自我猜測**。因楊過於古墓拜小龍女為師，按照文本中描述：

他早不是你全真教的門人啦。這孩子已改拜我家小龍女姑娘為師，他好與不好，天下只小龍女姑娘一人管得。你們乘早別來多管閒事。”此言出口，群道登時大嘩。要知武林中的規矩，若是未得本師允可，決不能另拜別人為師，縱然另遇之明師本領較本師高出十倍，亦不能見異思遷，任意飛往高枝，否則即屬重大叛逆，為武林同道所不齒。<sup>13</sup>

從上述內容可得知若為取得原師允許擅自另拜師父屬於重大的叛逆，為江湖人物所不齒，楊過原本已拜全真教趙志敬為師卻又另拜小龍女為師，已是對於其性格不受江湖禮教規束的展現，而日後與小龍女日久生情培養出不同與師徒間的情愫，於群雄大會當中楊過與小龍女間愛情被郭靖與黃蓉知曉文中描述：

黃蓉緩步上前，柔聲道：“過兒，郭伯伯全是為你好，你可要明白。”楊過聽到她溫柔的言語，心中一動，也放低了聲音道：“郭伯伯一直待我很好，我知道的。”眼圈一紅，險些要流下淚來。黃蓉道：“他好言好語的

<sup>12</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168頁。

<sup>13</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175頁。



勸你，你千萬別會錯了意。”楊過道：“我就是不懂，到底我又犯了甚麼錯？”黃蓉臉一沉，說道：“你是當真不明白，還是跟我們鬧鬼？”楊過心中不忿，心道：“你們好好待我，我也好好回報，卻又要我怎地？”咬緊了嘴唇卻不答話。黃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繞彎兒。龍姑娘既是你師父，那便是你尊長，便不能有男女私情。”<sup>14</sup>

這邊明確點出與師父擁有兒女私情屬於大忌，從先前楊過不顧與趙志敬師徒關係屢次頂撞他甚至於後來改拜小龍女為師，最後下定決心娶小龍女為妻，可見楊過不斷的在抵抗著整個文本當中的禮教系統，展現出其叛逆的性格。儘管黃蓉苦口勸戒其行為是不合於禮法但楊過依然堅定自身對小龍女的情意。

這個規矩，楊過並不像小龍女那般一無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氣，為甚麼只因為姑姑教過他武功，便不能做他妻子？為甚麼他與姑姑絕無苟且，卻連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處，胸頭怒氣湧將上來。他本是個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剛烈之人，此時受了冤枉，更是甩出來甚麼也不理會了，大聲說道：“我做了甚麼事礙著你們了？我又害了誰啦？姑姑教過我武功，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們斬我一千刀、一萬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sup>15</sup>

楊過此番言論一出口便使所有人心中一凜，《神鵰俠侶》故事背景為宋朝，當時的宋人拘泥禮教，儘管江湖人士雖行事風格豪放我行我素，但對於師徒間的禮法依舊十分重視，無法接受如楊過與小龍女這般關係。

郭靖道：“我當你是我親生兒子一般，決不許你做了錯事，卻不悔改。”楊過昂然道：“我沒錯！我沒做壞事！我沒害人！”這三句話說得斬釘截鐵，鏗然有聲。廳上群雄聽了，心中都是一凜，覺得他的話實在也有幾分道理，若是他師徒倆一句話也不說，在甚麼世外桃源，或是窮鄉荒島之中結成夫婦，始終不為人知，確是與人無損。只要他們不透露是師徒關係，這對郎才女貌的璧人結為夫婦，確然礙不了任何人的事，害不了誰。但這般公然無忌的胡作非為，卻有乖世道人心，不但成為武林中敗類，抑且成為俗世中的奸惡之徒。<sup>16</sup>

此處是楊過與小龍女感情與世道人心的碰撞，於理而言兩人的確並無做出任何傷天害理之事，若兩人並不涉入江湖而選擇隱居山林，在無人所知情況之下並無任何影響，然而於情上談之，因楊過與小龍女涉入江湖的緣故兩人的感情便受到社會的審視。對於禮教的拉扯在故事最後楊過與小龍女攜手歸隱江湖不問世事，

<sup>14</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570頁。

<sup>15</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570頁。

<sup>16</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571頁。





為一種對於禮教束縛的跳脫與超越。自我猜測方面的抗衡最為顯著在楊過為了拿到半枚絕情丹而受裘千尺指令取郭靖性命時的情節：

二武引著二人來到一座大屋之前。郭靖滿臉堆歡，搶出門來，向小龍女一揖為禮，拉著楊過的手笑道：“過兒，你們來得正好。韃子攻城正急，兩位一到，我平添臂助，真乃滿城百姓之福。”小龍女是楊過之師，郭靖對她以平輩之禮相敬，客客氣氣的讓著進屋，對楊過卻是十分親熱。楊過左手被他握著，想起此人乃殺父大仇，居然這般假惺惺作態，恨不得拔出劍來立時刺死了他，只是忌憚他的武功，不敢貿然動手，臉上強露笑容，說道：“郭伯伯安好。”他滿腔憤恨，沒跪下磕頭。郭靖豁達大度，於此細節也沒留心。<sup>17</sup>

當時楊過見到郭靖時內心只想著他是殺父仇人與郭靖看見他開心的情緒不同，此處楊過一心只想取其性命<sup>18</sup>，到夜晚同睡時兩人對談間郭靖的言論使楊過陷入一自我拉扯的情緒中：

郭靖又道：「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助守襄陽。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為民解困，實在愧當『大俠』兩字。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於我，這是不消說的。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這一番說誠摯懇切，楊過只聽得聳然動容，見郭靖神色莊嚴，雖知他是自己殺父之仇，卻也不禁肅然起敬，答道：「郭伯伯，你死之後，我定會記得你今晚這一番話。」<sup>19</sup>

在這段當中可見郭靖任何事情都以國家大局為重，與楊過出自於己的復仇心態不同，同樣的情節在楊過設計郭靖殺入蒙古軍並欲刺殺時，郭靖一直擔心著楊過受傷無法逃出戰場，一直保護著楊過，最終這樣的情操感染了楊過，使其在最後終於受到郭靖的精神轉化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 （三）超越階段

《神鵰俠侶》從抗衡至超越階段的分水嶺在楊過成為神鵰大俠，當時小龍女跳入絕情谷當中，黃蓉為了讓楊過不跟著跳下去便騙楊過小龍女被南海神尼帶走。

<sup>17</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864頁。

<sup>18</sup>在這段落的安排之下透過楊過的恨與郭靖的俠兩者之間相比之下，作者有意將郭靖俠之大者形象更深刻的塑造而出。

<sup>19</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866頁。



楊過堅信著崖壁上所刻「十六年後，在此重會，夫妻情深，物失信約。」便決定十六年後重回此地與小龍女會面，這十六年的過程便是《神鵰俠侶》的超越階段。在抗衡階段主要抗衡的對象為世俗禮儀與自我猜測兩項，前者的超越是透過楊過對小龍女的深情使眾人認可其與小龍女的愛情，文本當中楊過赴十六年之約到絕情谷等待小龍女，卻見不得小龍女到來，傷心拒絕之下便縱身往下跳，文中描述如下：

淚眼模糊，眼前似乎幻出了小龍女白衣飄飄的影子，又隱隱似乎聽得見小龍女在谷底叫道：「楊郎，楊郎，你別傷心，別傷心！」楊過雙足一登，身子飛起，躍入了深谷之中。<sup>20</sup>

這一跳在文本當中便屬於楊過與小龍女感情的超越，由先前抗衡著世俗禮儀不顧一切與小龍女成婚，儘管受到江湖上眾人不齒與郭靖夫妻的阻礙，楊過與小龍女依然深愛著彼此，到最後十六年之約等不到小龍女，楊過便決心跳下用死與小龍女相見，這一跳除了體現出楊過深情以外，同時將楊過與小龍女的感情推至高潮，將前面所有壓抑的情緒透過跳入谷底昇華成故事的張力。而放置整體江湖上來談，楊過轉變為神雕大俠時得到了武林上的尊敬，如楊過為了給郭襄生辰大禮，召集了南北英雄送上禮物給郭襄，並命人送千年雪參、黑色玉鐲等奇珍異寶外，也同時率人攻打蒙古軍並割下兩千隻蒙古兵將耳朵送上當禮，除了給郭襄當作生辰大禮同時也替郭靖夫婦分擔戰情。故事這邊點出了楊過於十六年當中所經歷之事使其從無人認可轉變為江湖上人人知曉的人物，此外從其一方面替郭襄慶祝生辰，另一方面也分擔戰況而看，楊過其性格於十六年中也圓融不少，從先前以自身為出發點的思考模式轉變為能以大局著眼的性格。由於這樣的轉變使得楊過從前一階段的抗衡邁入了超越，除了與小龍女最終相聚並引退江湖，在認同方面楊過自身武學地超脫也使得江湖上英雄豪傑承認他，在這樣的超越情況下，先前文本當中受到壓抑的部分全透過最後階段的超越得到釋放，並展現出張力。

#### 四、結語

透過分析《神鵰俠侶》中殘缺敘述以及殘缺敘事得出在文本當中要達到張力效應必先將一方處置於弱勢，隨後與其抗衡並且在最後超越他，這樣的一個順序如下：

殘缺→抗衡→超越

如楊過斷手後在武鬥過程當中時常受到對方攻其斷手處，這樣一個元素在武鬥的敘述過程就處於殘缺，而楊過慢慢地從弱勢轉為優勢這樣即為抗衡，最終壓

<sup>20</sup>金庸：《神鵰俠侶》，臺北，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1632頁





## 五、參考資料

- 金庸：《神鵰俠侶一》(新修版)，臺北，遠流出版社，2018年2月。
- 金庸：《神鵰俠侶二》(新修版)，臺北，遠流出版社，2018年2月。
- 金庸：《神鵰俠侶三》(新修版)，臺北，遠流出版社，2018年2月。
- 金庸：《神鵰俠侶四》(新修版)，臺北，遠流出版社，2018年2月。
- 托多洛夫：《散文詩學，敘事研究論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年出版。

